

# 王树明 的故事



中国网通集团吉林省通信公司 编

## 回忆中的昨天

岁月苍桑，当每个人回忆起那些曾经使自己的生命充满过喜悦的一幅幅画面的时候，总会露出会心的笑意，一种对生活满足的感受犹然而生。

王树明 1970 年初中毕业后，考取了省城长春邮电学校，作为一个山里孩子来说他是幸运的。他贪婪地学习着，刻苦地钻研着，学习成绩门门都在 90 分以上，还兼任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1973 年毕业后，王树明被分配到长春市电信局市话三分局实习。一年的实习，他一心扑在业务上，很快赢得了领导和师傅们的赞许，就这样被留在电力班当上了一名见习技术员。

王树明热爱自己的专业，他如痴如醉地工作着。他爱好广泛，业余时间学绘画、练书法、搞摄影，还学习修理无线电。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局里的人修个收音机什么的家用电器，他是有求必应，周围上上下下的人都特别喜欢他。

俗话说时间不等人啊。一转眼的光景，王树明也已经是二十好几的人了。身边的朋友、同学有的成了家，有的还当上了父亲，他也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他对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田玲慢慢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田玲是团支部副书记，王树明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多才多艺的王树明在田玲眼中是一个英俊腼腆又好学上进的小伙子。终于有一天两个人互恋的感情被他们俩的师傅查觉到了，于是师傅搭桥一根红线将两个人连在了一起。1980 年 5 月 1 日，王树明携拥着田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对新人喜结连理。

婚后，他们恩恩爱爱，相互体贴，陶醉在欢乐甜蜜的伊甸园里。美丽贤淑、知书达礼、善良聪慧的田玲，让王树明的亲戚朋

友、邻居同事们无不羡慕，都夸王树明好有福气，娶了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妻子。小两口勤劳、互爱，共同相拥迎接着美好的明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王树明婚后的第三年，飞来的横祸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1982年9月3日，王树明回安图老家在为父母翻盖房子的时候，山墙突然倒塌，将他埋在了砖瓦里。等乡亲们把他从瓦砾中扒出来时，他的脸上、身上一片血肉模糊。当他被抬到县医院诊断才知道第二脊椎骨折后错位，错位处的骨头把后背支起了一个大包。县医院的医生看过说，这样的伤太重了，县医院没有能力治疗，建议到省城去治疗。于是，大家伙七手八脚地制作了一幅简易单架，将王树明抬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

说起来也不凑巧，本来入秋的东北应该是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可是那几天偏遇连天阴雨。火车本来应该是早上5点钟到长春，可由于线路被水淹，所以整整晚点了5个小时，上午10点才到站。

王树明的妻子田玲和单位的领导早晨3点钟就赶到火车站，等了7个小时才把王树明接下火车。当赶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时，前一天预定的床位已被占用，没有办法只得驱车到了208医院。然而208医院没有截瘫专科，在那里躺了7天之后，又转回了白医大三院。这时，王树明后背骨折处支起的大包已经把皮肤硌破了，生出了褥疮，手术只得再推迟一周。

在王树明受伤的第14天才做了手术，这时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这14天的等待，给王树明增加了许多痛苦；这14天的等待，也使王树明这一生告别了健全的身躯。

命运，这两个令人永远无法猜度的神秘字眼，充满着永远的诱惑与恐惧。它像风，有影无形而又无时不在；它像云，有形无影而又变幻莫测；它像斯芬克斯之谜，永远无法破译；它像人生

路口的信号灯，让谁走谁就走，让谁停谁就停。

厄运降临谁的头上都是不幸的，这不幸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但每个人对待命运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不同，及结果也不尽相同。

## 生命怎能搁浅

王树明受伤后，被送到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骨科治疗，这时他的脊椎骨折处支起的大包将皮肤硌破了，14天后王树明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从早上7点半一直做到下午13点，6个小时过去了，被推出手术室的王树明却永远站不起来了。医生诊断写到：神经管已经压扁。为了固定腰椎，采取“哈林顿氏棒固定术”用2根十多公分长，两头带勾的不锈钢板，用镙丝固定在胸椎和腰椎上。手术后，王树明大量便血，每次都能够接上一罐头瓶子。鲜红的血水一瓶一瓶地便出来，那情景把邻床护理病人的随员都吓得晕了过去。

由于失血过多，王树明每天都是昏沉沉的。手术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王树明被伤痛折磨得疼痛难忍，有的时候真想大声地呻吟，松弛一下情绪。

在医院治疗期间，每当王树明看到自己的病历上“高位截瘫”四个字时，就会产生一种绝望的心理。医生说：“由于伤势严重，这样的手术有生命危险。即使成功，也得高位截瘫，这一生只能躺在床上。”医生的话真犹如一盆冷水浇头而下，从头凉到了心，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要在床上度过余生，他真是万念俱灰。29岁的他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本可以一展抱负，干一番事业，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而今却成了别人的负担……

此时的王树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思绪在漫长的噩梦中徘徊着。多少个白天，他常常望着洁白的棚顶发呆，脑子一片空白；多少个夜晚，他常常面对难奈的黑暗，用干涩的眼睛，寻找生命的亮点。

高位截瘫，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啊！难道蓬勃的生命就此枯萎，难道美好的人生就此黯淡，难道理想的彩虹就此飘散，难道生命之舟就此搁浅了吗？

厄运很可怕，但是厄运后的余生继续着厄运似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可怕。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可能会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挫折，然而，只有保持积极、健康、向上心态的人，才会活的充实，活的有奔头。

## 是爱给了他力量

躺在病床上的王树明，想着自己今后的人生，将永远不能站立起来，思绪万千。他想到了以后的生活、工作……他无助地闭上双眼，暗暗地将泪水咽进了肚子里。一个废人将来会是怎么样？他甚至想到了死，一死百了。

就在他绝望了的时候，几乎要放弃主动配合治疗愿望的那一刻，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位待他像儿子一样的老岳父，原本是黑黑的头发一夜间如霜雪降落，都变白了。再看看同事们那一一张张关切的面孔，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王树明的老岳父是位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人非常赏识这位女婿钻研工作、肯于学习、热爱生活、为人朴实的品格。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寄予了厚望。

当老人家得知王树明受伤高位截瘫的消息后，在医院的走廊里整整坐了一夜。一夜间满头的黑发变成了银丝。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谁能无动于衷，何况这是关系着自己爱女的一生幸福呢？

他知道小俩口相亲相爱，王树明离不开田玲，田玲也不能离开王树明。老人把女儿叫到身边，深情地说：“孩子，你一定要挺得住啊，树明现在最需要你的安慰，有什么困难，爸爸和你一起顶着。”老人又来到女婿的病床前，语重心长地对王树明说：“孩子，别想太多了，咱们全家都会帮助你们的，我们一起去共赴难关！”

一席话说得女儿泪流满面，“爸爸，您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和树明一起挺过去的，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王树明的同事们自发组织起来，晚上两个人一班，轮流到医

院看护他。有的从家里端来了炖好的鸡汤，一勺一勺地喂他；有的带来了包好的饺子，一个一个地送进了他的口中；有的买来了水果和补品，给他补充营养。同事们怕他寂寞，还带来了许多书和报纸、杂志，陪他聊天。单位的领导也隔三岔五地来探望他、安慰他。

“孩子，别想太多，咱们全家都会尽力帮助你！”

“树明，不要难过，放心治病，家里有什么困难单位帮你。”

“树明，你要挺住啊，大伙都惦记着你呢”……

就在他的人生陷入绝境之时，父母、单位领导、同事把爱和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给他，给了他挑战人生的希望和勇气。

一天早晨，王树明睁开双眼，面对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他蓦然间重新领悟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和生命的宝贵。他也感到了内心的惭愧。我这条命已不再仅仅属于自己，面对这么多亲情呵护，我怎么能这样自私呢？为了大家的这份爱，我也应该积极地配合治疗。

王树明终于振作了起来，一方面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方面主动锻炼身体，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康复的效果也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

**爱，是世间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爱可以使生命创造奇迹，爱可以重塑一个全新的自我。爱之伟大，爱之神圣，这世间因为有了爱，才能够变得美丽无比、色彩斑斓。**

## 生命的另一半

王树明高位截瘫后，首先担忧的不是自己今后的生活和命运，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那是命运的安排，至今也怨不得什么了。但是他的爱妻，仅仅结婚两年的妻子田玲，今后的路可怎么走呀？

婚后小俩口的生活恩恩爱爱。田玲百般柔情体贴，对自己生活知冷知热，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然而，如今自己成了一个残疾人，一辈子都将在痛苦中度过，这样的生活会连累妻子的。对于田玲那将是多么残忍，我树明心中不安啊！于是，王树明婉转地暗示田玲，让她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别再跟着自己无止境地受苦受罪了。

可是，每次提起这个敏感话题，田玲总是拉着他的手安慰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了，现在你最需要人来照顾你，我怎么能弃你离开呢？我是你的妻子，不会像人们说的那样，夫妻本是林中鸟，大难来临各自飞。”

丈夫受伤致残，对田玲无疑于晴天霹雳。可她并没有倒下，她像一尊气韵生动的女神，端庄而又优雅，稳重而又高大，在痛苦的风雨中默默地挺立着不可辱没的尊严，操守着不可摇撼、爱且弥坚的情感圣殿。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一把伞，共同擎着一片天，尽管这伞被狂风暴雨刮破了，也要相互搀着扶着，迎着风雨走到生命的终点。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一条小船，尽管这船被礁石险滩撞漏了，也要相互拥抱着，迎风斗浪驶向生命的对岸。

爱情是什么？爱情是同甘与共苦，爱情是责任与奉献，爱情

是灵魂的沸点与肉体的溶点。

每天，田玲昼夜守护着大小便失禁的丈夫，一遍遍给他擦，给他洗，给他涮。

每天，田玲一口口喂他汤，喂他药，喂他饭。

每天，田玲一次次为他翻身，为他读报，陪他聊天。

当时医院的床位紧张，田玲就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铺几张报纸当床，困了打个盹。这样一熬就是九十天，困得她走起路来都一个劲地往墙上撞。“我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今天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王树明内心对妻子那份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王树明感谢上苍给他送来了这样一位女性，一位可以托付于一生的亲人。

**爱情，这个世间最亮丽的词句，为人类的历史增添了无数个可歌可泣的故事。爱情的伟大更在于她能够支撑起另一半世界，使人类永恒地走向明天。**

## 坐起来前面的路很宽

高位截瘫，终生卧床，对于一个只有 29 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现实啊！屈服于命运，还是与命运抗争？对于王树明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生与死的考验。

坐起来，对一个健康人来说那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对于王树明来说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每天早晨 4 点钟他起床，先是用半个小时将特制的钢背心套在身上。钢背心里是由铝合金做成的铁架子，妻子田玲每天都要用肩膀顶住他，防止王树明倒下。

穿上钢背心每天都要用上半个时辰，累得两个人浑身大汗淋漓。因为腿不好使，穿上钢背心后只能用双手撑起重重的身躯上下活动。臀部磨破了，双腿浮肿了，加上身体虚弱，他常常会一阵阵的头晕恶心。

固定钢板的后背更是被压得钻心的痛。用铝合金做的铁架子，田玲一只手扶住王树明的身子，另一只手拿着背心往他胳膊上套。

穿上钢背心，浑身像被捆住一样，本来伤残的身躯是不能承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因为腿不好使，坐起来就倒下。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来，一次次钻心疼痛，一次次头晕目眩，一次次恶心呕吐，一次次汗流如注。

王树明欲哭无泪，他太想躺下来歇一歇。天哪，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真的就这样躺在床上过一辈子，吃喝拉撒睡全由别人服侍，这实在太可怕了！

29 岁的王树明在痛苦中煎熬着。

王树明他很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但他不能，

他的理智告诉他，如果躺下就可能永远再也坐不起来了。他咬紧牙关忍着伤痛坚持着。

妻子田玲找来单位的同事在床前的墙上钉上了钢钉拉了一根钢丝绳，让他在床上进行拉力锻炼。王树明千百次地用双手撑起自己伤残的身躯，一点、一点地挪向自由和光明。

经过一个月艰苦的努力，有一天他终于坐在了轮椅上。此时此刻，王树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喊了起来：“我胜利了！”

由于王树明躺在床上已经有几个月了，关节僵直，身体总是向下滑。他就让田玲找来带子将腿和脚绑在了轮椅上。虽然，这在常人的眼里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小的收获，但对王树明来说可是迈向生命重新开始的一大步。在“生”与“死”的面前，王树明没有退缩，他勇敢地在面对残酷的现实中，灵魂得到了又一次升华。

**希望，永远是支撑着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永存于希望的人生，才能够做到生命不残，道路不断。**

## 海迪精神

1983年初冬，王树明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终于出了医院。用担架抬回到家里养伤。整天躺在床上，思东想西，消沉的阴影一次次地向他袭来，每天只能靠读书看报听收音机打发时光。

有一天，王树明从妻子带回来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整版介绍张海迪事迹的文章。张海迪，这个震撼10亿神州的绝顶超人，在人生绝境的冰川上，坚韧地向生命的顶峰攀援、再攀援；向命运挑战、再挑战。在万座雪山之上采拮着生命的葱茏与花环。

人，有时是需要偶像的。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感人事迹，给了王树明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他的心头重又升起信念的旗帜，他的精神再一次架起了不倒的支柱。

王树明默默地想，一个比自己还年轻，伤残和自己差不多的女性，能勇敢地同命运拼搏，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强者。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有什么理由整日深陷在绝望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呢？

“我的腿虽然永远不能走路了，但是，我的大脑还健全，我的双手还好使，我还可以为党、为社会、为他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王树明不能永远躺下去，虽然他已不能再站起来，但他一定要坐起来。海迪给了他勇气，这使王树明再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再一次找回了生活的自信，再一次看到了人生的光明。

王树明要像张海迪那样，让残缺的肢体放射出金子般的光芒。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面镜子，我们看到的事物，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写照。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大半是因为他能常常望着他理想的自我，而不满足于现在的自我。

## 渴望工作

王树明坐上了轮椅后，觉得自己又“活”了起来，摇着轮椅他终于迈出了人生的又一步。

人可以活动了，但他想的却是回单位参加工作。对他的这个举动同事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可王树明却想，虽然我的肢体瘫痪了，但我还有健全的头脑和双手。

不久，王树明向妻子田玲提出了回单位上班的想法。田玲很理解丈夫此时的心情，但看着他缺少血色的脸颊和瘦弱的身体还是疼爱地说：“你还是好好呆在家里养着吧，上班，你的身体吃不消，单位也不差你一个人。”

田玲跟同事说了王树明的想法，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们说：“树明原来在单位干得那么出色，领导和同事们都非常认可，局里又不是不管他。还是劝他好好休养吧。”

田玲拗不过，找到了领导，领导说：“咱单位经济条件还可以，单位完全能养活他，办个病退吧，保证给他月月开支。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单位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可是，王树明是铁了心要上班。他想，单位是能养我，上班也不差我这么个残疾人。但我还年轻，我的腿不行了，我的手还行，我的大脑还行！绝不能就这样躺在家里光拿工资不做事，如果这样我的心会不安哪！

“人瘫了，精神不能瘫，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不能瘫。”王树明恳求妻子推着他，一次次去找领导，并用张海迪的事迹说服他们。领导劝他不过，便婉言说：“你能开出健康证明就可以上班。”

受伤的9个月，王树明像是过了9年。这一次王树明又好像

回到了9个月前的那一刻。这一夜，他失眠了。

王树明真的让田玲推着他去了医院，找到了当初为他看病的老教授。“高位截瘫病人是需要休息、需要别人照顾的，怎么能上班呢？像你这样的病，能坐起来就已经是奇迹了。”教授和主治医生听明了来意，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我要工作，我要上班，这样在家里呆着我受不了。没有工作，我就失去了活的意义，”王树明恳切地说。老教授被王树明的精神感动着，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说服他。便心生一计：“我这里有一台坏了的黑白电视机，你如果能修好，我就同意你工作。修不好，你就别再来了。”

王树明和田玲喜出望外，满口答应一定修好。当天，田玲就把那台电视机搬到了家里。王树明如获至宝，能否修好这台电视机，不仅是对他技术水平的检验，还是能不能拿到上岗的通行证。

那时，黑白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掌握维修技术的人并不多。王树明把电视机放在搭好的凳子上，躺在床上，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地清擦干净，一个电路一个电路地测试。他的确感到力不从心，他用双手支撑起肩膀后，抬高了头才能观察到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每当用手拿着万用表笔去测试，或者拿着电烙铁去焊接，支起的肩膀就会重重的趴在了床上。

为了修好这台电视，交上满意的答卷，他只能用一只手支撑着上半身，另一只手拿着工具。支撑身体的左手臂不停的颤抖、一会儿就累酸了，额头上浸下的汗水湿透了床单。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修理。

那台已报废的电视机坏得特别厉害，几部分电路都有毛病，即便是一个健康的修理工，也要修上两天。可王树明为了证明自己，他硬是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它修好了。

当老教授看到电视机的图像、音质都达到完好的程度时，吃

惊地说：“世界上又出现了第二个保尔，从你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奇迹。相信你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上，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接着，他破例给王树明开了诊断证明：同意王树明上班工作，但要注意适当休息。

上班，这是他盼望多少天的事了。捧着诊断书，王树明兴奋得不知说啥是好。这虽然是一纸平常的诊断，但却搭建起了王树明通往辉煌明天的桥梁。

王树明终于在组织的关怀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又重新站到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乐观地对待自己，乐观地对待周围这个世界，人生的路有许多条，只要你去走，总会选择到你可以走的那条路。**

## 毅力支撑着

1983年6月，在王树明伤残后的10个月后，终于以自己的执着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单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在市内电话载波机房值班，负责维护设备和排除设备出现的各种故障。

对常人来说这份工作算不上重活，但对脊椎上固定着两个钢板，身上套着一副钢背心，坐在轮椅上的王树明来说，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刚开始值班的时候，有几次因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于是，他尽量在白天不喝一口水，也不吃水果，甚至吃饭时都不多喝一口汤。

每天上班前的那顿饭是让妻子田玲最头疼的。王树明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吃饭时喜欢有干有稀的。可是重新上班后他怕影响工作，吃饭时就告别了汤汤水水。看着王树明费力地嚼着那干巴巴的馒头，田玲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重新工作后，王树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工作间，抢在大家到来之前将机房打扫一遍。在用拖布擦地时，因为水房距离机房有着20多米的走廊，他只得一手拿着拖布，一手摇着轮椅。可是轮椅却不听使唤，一个劲地跑偏，王树明就将拖布换到另一只手上，再往前摇着轮椅。往往正常人走上一分钟的路程，他的轮椅却要走出许多S弯来，用上20多分钟。在擦机房地板时，王树明把拖布放在地上一用劲，拖布没有动，可轮椅却后退了起来。他只得将轮椅的闸拉上，将车子固定住，然后再拖地。每擦完一小块地方，每挪动一次轮椅都要把闸拉上，反反复复、一点一点地将全机房打扫的干干净净。

坐在轮椅上工作，要拣掉在地上的一颗镙丝钉，对于他这个